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陈静静 张 勇

内容提要: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关键词:国际秩序 日欧关系 战略接近 战略转型

近年来,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西方学界掀起了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①受此影响,日本各界也加强了关于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本这一重要命题的研讨。整体来看,日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外交战略及中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GJ08-2017-SCX-2974)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变局下中国对日传播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21RBSB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在西方学界的研讨中,“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美国的自由秩序”(American Liberal Order)、美国的霸权秩序(American Hegemonic Order)、西方国际秩序(Western International Order)、世界秩序(World Order)等概念频繁出现,并被交替使用。而实际上,前五个概念基本指同一事物,即美国主导建立的主要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地区性国际秩序,而世界秩序则指二战结束之际由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创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性国际秩序。虽然两者有交叉重合且难以分割,但并不是同一事物。在动态变迁方面,两者平行发展且相互作用,而且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后者的建立和运行。前五个概念主要借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的理论,涵盖战后联盟间的经济稳定、贸易、金融货币和政治安全等关系,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军事安全和经贸金融秩序,参见周桂银:《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辨析——理论、实践与前景》,载《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41-43页;另参见[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本学界和政界接受了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提出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基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①并认为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占据优势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冷战结束后,这一秩序超越西方范围在全世界广泛普及开来。^②日本是该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正如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指出的,日本在该秩序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享受了长期的和平与安全。^③

当前国际秩序深刻变革,日本对此非常关注并积极探寻其在秩序重组中的有利位置。与欧洲接近成为日本谋求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也得到了欧洲的积极回应,日欧加快战略转型步伐,彼此战略接近态势愈发明显。在共同设计与推动下,日欧关系正迎来“蜜月期”。^④日欧关系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无源之水,本文将在简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欧关系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分析近年来日欧战略接近的动因和特点,探讨日欧关系演进的规律和逻辑,进而对双边关系走向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进行学理性研判。

一 战后秩序变革下日欧关系发展轨迹

近年来,日欧关系呈现出战略接近的态势,需要将其放在战后秩序变革之下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战后日本与西欧被美国纳入以美国为主轴、日欧为两翼的西方国际体系下,美国成为日欧双边关系的中介者。在政治安全上,双方同属美国主导的亚欧军事同盟体系重要成员,但是美日同盟和北约并没有直接关联;在经贸层面,双方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即国际金融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贸易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不断发展关系,而日欧双边关系则成为美日欧大三角中的薄弱环节。

① 其基本观点为,当前秩序由美国主导,建立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个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平解决争端和自由贸易)基础之上,不仅反映了国家权力和利益,也反映了国家价值和规范,体现了“普遍主义规范与大国主导”“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权力要素”的结合。参见: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2018年1月号。

② 参见: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https://shuchi.php.co.jp/voice/detail/6393>。

③ 细谷雄一「リベラルな国際秩序と日本外交」、『国際問題』2020年4月号。

④ 关于“蜜月期”的说法,日本政学两界已有共识,例如2020年2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出席纪念日欧EPA生效一周年讲话时称“日欧关系进入蜜月期”。参见「茂木外務大臣の『日EU・EPA発効1周年記念レセプション』への出席」、https://www.mofa.go.jp/mofaj/ecm/ie/page1_001013.html;日本学界论述,参见: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EU関係」、『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

日本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从战后历史看,日欧关系发展受限,双方更关注经贸而忽视政治和安全。^①正如细谷雄一所说,战后日欧关系,对日本来说一直被日美同盟所掩盖,而对欧洲来说,则是其广泛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已,双方都欠缺着眼于全球战略层面的大局观念和世界秩序哲学。冷战期间的日欧关系,基本上是围绕经贸谈判和进口限制相关具体问题而展开。^②庆应大学政治学者田中俊郎甚至称之为“围绕壁垒的政治”和“贸易摩擦的历史”。^③日本外交史学家细谷千博则称之为“冷淡的协调”。^④有鉴于此,日本驻欧共同体外交官西山武彦提出,日欧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作为全球合作伙伴,应从政治视角将双方关系扩大到更广泛领域。^⑤曾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和日本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小和田恒认为,日欧关系还留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⑥近年来,随着日欧合作不断推进,日欧研究专家鹤冈路人提出,纵观世界,除美、澳、印、韩等国外,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对日本有价值的国家大部分都位于欧洲,而欧盟和北约是统合欧洲的重要框架,基于此,他认为欧盟是日本的政治外交伙伴、协同作战伙伴、非“美”伙伴,是日本外交、安全上有价值的伙伴。^⑦

日本学界对欧洲认知“由冷转热”的变化,事实上也反映了日欧关系发展史的基本态势。整体来看,战后日欧关系以冷战终结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又可细分为20世纪50-60年代重构时期、70-80年代日美欧国际协调初期;后一阶段则可分为90年代转型发轫期、21世纪积极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期。

(一)20世纪50-60年代,日欧关系重构期,聚焦经贸领域,以摩擦对抗为主

20世纪50-60年代恰逢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谋求经济复兴时期,这一阶段的日本外交重点是构筑经济复兴所必需的国际关系,^⑧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日本、西欧虽与美国同属西方阵营,但是美国处于主轴地位,制定“自由世界”的战略,日欧则处于两翼,对美国的

① 鹤冈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NATOとEUをどのように「使う」か』、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kiyo/pdf/bulletin_j13-1_2.pdf。

② 细谷雄一「日欧政治関係と世界秩序」、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vent/pdfs/eu_r3.pdf。

③ 田中俊郎「日・EU-新し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誕生」、中西輝政、田中俊郎、中井康朗、金子讓『な・ゼヨ一ロッパと手を結ぶのか—「日・欧」新時代の選択』、三田出版会、1996年、29頁。

④ 细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NHKブックス、1993年、195頁。

⑤ 西山武彦『欧州の新時代』、サイマル出版会、1992年、17頁。

⑥ 小和田恒『参画から創造へ』、都市出版、1994年、41-2頁。

⑦ 鹤冈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NATOとEUをどのように「使う」か』、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kiyo/pdf/bulletin_j13-1_2.pdf。

⑧ 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1-2.htm> [2021-03-01]。

战略进行响应和配合,日欧关系更多表现为同属西方阵营的盟友关系,而不是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一阶段,日欧关系处于重构时期,日本对欧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修复日欧感情,争取欧共体各国对其“复归国际社会”的谅解与支持。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缓慢,安全方面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双边关系聚焦在经贸层面,且以摩擦对抗为主。

日本政府将“日美基轴”作为其外交战略基轴,这也深刻影响了其对欧政策。基于此,美国积极推动日本融入其主导的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但是,西欧对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普遍持怀疑和抵制态度,反对日本加入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英法等国坚决抵制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与斡旋下,日本做出巨大让步,于1955年9月加入该机构。同样在美国支持下,1964年日本加入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日本政府认为这标志着其终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①至此,日欧经济关系才开始加速发展。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欧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日本经济的存在,并将其视为竞争对手。这一时期,日本在日欧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对日本产品表现出强烈的歧视和敌意,在贸易谈判中态度非常强硬,因此无论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还是与其成员国的关系,贸易谈判始终非常棘手,并成为当时日欧关系的焦点。

(二)20世纪70-80年代,美日欧三边协调初具雏形,日欧经贸摩擦升级

20世纪70-80年代,美日欧经济三足鼎立局面形成,日欧开始谋求国际经济影响力。日本不时浮现大国冲动,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定位呈现出一体三面的表征,即美国的合作伙伴、“自由阵营”的一极和“国际国家”,其关键一环是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协调,即“日美欧三极”合作维护国际经济秩序。^②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严重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日欧均对美国维护秩序的能力产生怀疑,由此萌生了加强国际多边协调的意愿,意欲趁机巩固、提高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本外务省提出,鉴于欧洲重要性的提升,日欧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大,应促使日欧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度和广泛性,全面发展日欧关系已成为日本自主性外交的重要一环。^③如何协调双方经济关系、密切发展同美国的传统关系,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成为日欧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日欧首脑外交频繁,并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体现了各自“多边自主外交”的战略需求,旨在提升对美外交权重。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主动邀请日本参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1985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5/s60-1030305.htm>。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1984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4/s59-contents.htm>。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1973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3/s48-contents.htm>。

加。日本政府认为,这显示了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终于得到欧洲认可,巩固了其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一员的地位。^① 美日欧三边协调初具雏形,在此框架下,日欧关系有了一次重要提升,双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但70年代日本在国际协调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经济领域。^②

此时日欧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即日本与欧共体关系和日本与欧共体成员国关系同时存在,前者聚焦经济问题,而后者还带有政治目的,主要体现为日美欧三极合作构想。1974年欧共体设立了驻日本代表处,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进入发展阶段,但是双方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贸易战不断升级,甚至由经济问题演变为复杂的政治问题。

冷战期间,日欧间的政治对话实质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日欧双方首脑外交和官僚磋商,也多以解决经济悬案为目的,关注的焦点是贸易和日本市场的开放性问题。这一阶段,日欧之间显得比较疏远,双边关系相对脆弱,呈现出“竞争多于合作、摩擦多于协调”的特征。而冷战的终结使得日欧政治关系真正起步,双边关系进入转折期。

(三)20世纪90年代,日欧关系进入转折初期,政治合作开始起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巨变,冷战结束、亚洲经济腾飞、东欧改革、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开始推进。以战略对立为特征的美苏两极体制已成为历史,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位置时的权重上升,这使得国力结构以经济和技术见长的日欧处于有利位置。双方都不再满足于仅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而是谋求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将经济影响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进而全方位塑造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日欧双边关系进入转折初期,从“对立摩擦”向“对话合作”方向转变,从单一经济转向政治、安全领域,从西方盟友向全面伙伴关系转变。

日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繁荣、对世界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十年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急剧膨胀,各界不满足于在国际秩序中只扮演经济大国角色,主张积极参与政治、安全领域的国际协调,增加国际责任,谋求成为世界一极。1990年,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一文中提出日美欧构建“三极体制”。^③ 就此,19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日本现在处于影响新国际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1985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5/s60-1030305.htm>。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1-2.htm>。

③ 栗山尚一「激動の90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へ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年5月号。

秩序构建的关键位置,日本不仅要努力确保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而且要在国际政治及安全领域发挥重要影响。^①同时,日本政府认识到,欧共体不仅对国际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它在安全方面也日渐活跃,将是塑造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日本需充分认识到其在构筑新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而且日本将此时东欧改革看作改变世界整体秩序的契机从而积极参与东欧重建。当时欧洲和北美等地经济区域化潮流使日本产生一种孤立感。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日本开始立足于国际秩序调整的角度谋求强化相对薄弱的日欧关系。^②

基于此,日本制定了新欧洲战略,积极推广日美欧三极主导国际秩序的理念,加强与欧对话与协调,谋求密切双边经济、政治和安全综合性关系。1990 年时任首相海部俊树访欧时强调,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加强日欧合作。小和田恒从“三极主义”思想出发,呼吁强化日欧关系。^③1991 年,日欧发表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关于日本国和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关系的共同宣言》(《海牙宣言》),强调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价值观,应为构筑新国际秩序做贡献,并将日欧首脑会谈制度化。^④这为日欧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由经贸为主开始转向全面发展。^⑤与此同时,日欧安全关系也开始起步。2000 年时任外相河野洋平访欧,发表政策演说《日欧合作的新纪元:新千年伙伴关系》。他指出,日欧应努力构建以民主和人权为普遍价值观的 21 世纪新国际秩序,加强政治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⑥这意味着日本新千年对欧政策的重点放在政治合作上,已完全从全球角度定义对欧关系。

随着其一体化的推进,欧盟迫切希望利用冷战终结红利扩大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同时,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对欧洲的经贸压力有所减小;亚洲经济腾飞,欧盟开始关注亚洲,并制定《新亚洲战略》。欧盟担心在亚太地区被美日中边缘化,希望借助日本在该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因此欧盟对日政策也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不再仅关注市场开放问题,而是将对日政策的视角更多转向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层面上。^⑦这表明欧洲对日政策由过去的问题解决型向政策导向型转变。在日欧各自新战略的推动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1-2.htm>。

② 同上。

③ 小和田恒『参画から創造へ』、都市出版、1994 年、41-2 頁。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and Japan,” July 18, 1991, <https://www.mofa.go.jp/region/europe/eu/overview/declar.html>。

⑤ 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contents-8.htm>。

⑥ 河野外務大臣演説「日欧協力の新次元-ミレニアム・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求めて-」、私国際関係研究所、2000 年 1 月 13 日、<https://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exdfam/20000113.S1J.html>。

⑦ 潘德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日欧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52 页。

下,双边合作视角由过去偏重经济问题,逐步转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问题的对话与合作,日欧关系日益成熟。

(四)21世纪,日欧关系全面转型,政治合作全面展开

20世纪90年代,日欧双方都认识到需全方位加强双边关系,但是更多停留在口头层面,进入21世纪后,双方的战略需求进一步上升。欧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更加关注亚洲。日本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将欧洲视为与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日本21世纪初的《外交蓝皮书》一再强调:日本需为维护这一体系和秩序做出贡献;欧盟对于国际规则的制定及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推进与欧盟的广泛合作,构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极其重要。^①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进一步刺激了欧盟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意愿,此时美欧关系出现裂痕,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加强欧日关系的呼声。

基于此,2001年日欧召开第十次首脑会议,通过标志性文件《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日欧联合行动计划》,强调以促进和平与安全、加强经贸联系、共同应对全球性和社会性问题以及人员和文化交流为合作重点。^②此后,日欧建立了多渠道、多层次的政治、战略对话,推动双边合作从政治对话转向加强行动上,2003年双方确立“战略伙伴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欧双向政策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变化,从被动应对具体问题,到主动制定政策加强合作,再到从战略高度相互认可与借重。在转变过程中,双边关系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深化、高度也在提升,逐步由冷战期间的西方阵营同伴到冷战后的全球伙伴关系再到当下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不断成熟、日趋完善。

二 近年来日欧战略接近态势

近年来,在国际秩序变动下,日本和欧洲都越来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

^① 更详细的内容,可参见2001年、2002年、200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

^② “Shaping Our Common Future: An Action Plan for EU-Japan Cooperation,” European Union-Japan Summit Brussels, 2001, https://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3531222_po_1208eu_kodo_e.pdf?contentNo=1&alternativeNo=

待双边关系,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①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和日欧《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相继签署,成为当下日欧战略合作的“三大支柱”。日英关系亦取得重要进展,不仅签署经济伙伴协定(EPA),也迅速推进了政治与安全合作。

(一)日欧“三大支柱”建设:经济、安全与互联互通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欧盟认为,美国意在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为基本架构绕开世贸组织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避免自身被边缘化,欧盟将日欧 EPA 作为连接 TTIP 与 TPP 的中间环节,谋求重构美日欧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② 日本将日欧 EPA 看作由 TPP、RCEP、中日韩 FTA 和日欧 EPA 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一环,谋求借此影响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2013 年,为全面强化日欧关系,双方就 EPA 和 SPA 展开谈判。这标志着日欧新型战略互惠关系踏出第一步。日欧产业界认为日欧 EPA 将有助于推动双方经济增长,对此期待很高。^③ 但因分歧过大,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直到 2017 年,在国际形势的冲击下,日欧均显示出合作诚意,就相关协议的关键环节达成重要共识。

首先,以 EPA 为先导打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7 年以来,国际秩序备受冲击。对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的日欧来说,为应对现实挑战,客观上需加强与价值观相同伙伴的合作,强烈希望早日就 EPA 和 SPA 达成一致。^④ 对日本来说,美国退出 TPP 后,日欧 EPA 与 CPTPP 的达成成为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并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⑤ 美国搁置 TTIP 同样提高了日欧 EPA 在欧盟外交战略中的位置。双方于 2017 年 7 月达成原则协议,12 月完成谈判,2018 年 7 月完成签署。日欧 EPA 是双方对外发出的强有力信号,反对贸易保护和单边行动,支持自由开放和多边主义。^⑥ 正如安倍所指出的,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之时缔结 EPA,标志着日欧作为自由贸易旗手主动站出来。^⑦ 双方对此给予厚望,力图借此实现各自战略目标,即借助 EPA 寻求发

① 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 EU 関係」、『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41 頁。

② 忻华:《欧盟对日战略性双轨谈判的机理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9 期,第 53-61 页。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4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4/pdf/pdfs/2_4.pdf。

④ 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 EU 関係」、『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46 頁。

⑤ Irina Angelescu, “Budding Ties?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Europe-Japan Relations,” https://www.jiia.or.jp/en/column/2020/03/image/Budding_Ties_The_Impact_of_Brexit_on_Europe-Japan_Relations_Irina_Angelescu.pdf。

⑥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⑦ 「欧州連結性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基調講演」、2019 年 9 月 2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927eforum.html。

展新动能,以应对内外危机,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

作为新近生效最现代和最全面的协定之一,日欧 EPA 涵盖商品、服务、知识产权、投资、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它虽为双边协定,但由于其某些条款包含多边限制,对日本和欧盟与全球的贸易皆有影响。目前日欧贸易额较小,^①鉴于日欧与第三方贸易量巨大,因此将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在国际贸易中规模因素颇为重要,当两个大型经济体签署贸易协定时,会通过国际贸易结构的隐性变化和新规则应用影响他国,而这些新规则或将激励其仿效与跟进。因此,日欧 EPA 将对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或将“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基准”。^②原本日欧 EPA 在日本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仅是其中一环,在欧盟的经贸战略排位中也在 TTIP 之后,但是在美国退出 TPP、搁置 TTIP 的背景下,双方都赋予 EPA 战略意义,积极推动其达成成为最符合双方的替代方案。这充分表明双方意欲联手在秩序变革期抢占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先机。

其次,以 SPA 为框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和欧盟不仅在经济方面积极合作,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相互借重。日欧 EPA 谈判之时,也就 SPA 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双方考虑通过 SPA 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并于 2017 年 7 月达成原则性协议,与 EPA 同日签署。SPA 是立足长远、范围宽泛的战略合作框架。从内容上来看,SPA 包罗万象,可开展各种层次的协商,就共同关心的各类议题联合行动,目前协议列举了 40 个领域,从宇宙到海洋、从裁军到反恐,几乎涵盖所有方面,^③包括政治和区域对话、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相关规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④

值得注意的是,SPA 是具有明确价值观导向的战略合作框架。它以民主、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为代表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安倍认为,这些共享价值观使得日欧蕴含着巨大合作潜力。欧盟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说,“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创造欧盟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全面方针’与日本在中东和亚洲的‘人类安全’概念的协同对接”。^⑤

① 欧盟占世界商品出口的 15%左右、服务出口的 25%左右,而日本占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的 5%左右。

② Mario Esteban and Luis Simon, “Europe-Japan Cooperation for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Liberal Order,”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10-2018-esteban-simon-europe-japan-cooperation-rules-based-international-liberal-order.

③ 「欧州連結性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基調講演」、2019年9月27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927eforum.html。

④ Enrico D’Ambrogio, “Japan and Prospects for Closer EU Tie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EPRS), October 2017, p.6.

⑤ Axel Berkofsky, “The EU-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SPA)—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Bertelsmann Stiftung Asia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17, p.5.

此外,SPA 还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为加深日欧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法律保证,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例如环境与气候变化、发展政策、救灾以及安全政策等。^① 日本政府认为,日欧 SPA 是双方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条约,意义极为重大。^②

最后,以互联互通为依托拓展合作“新边疆”。随着亚洲经济崛起,无论是域内的日本还是域外的欧盟都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在欧盟看来,其与亚洲的关系具有全球意义,可成为以合作方式处理世界政治、全球稳定和区域经济繁荣的典范,今后将致力于推动与亚洲建立一种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③ 基于以上考虑,2018年欧盟出台了《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政策文件)。日本既与其共享基本价值观,又是亚洲首屈一指具备互联互通性的国家,因此欧盟选择日本作为战略合作伙伴。2019年9月,日欧签署了《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

从互联互通协议涵盖领域和涉及地域来看,它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协议涵盖了从运输到数字产业等多个领域,双方呼吁在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和环境方面建立可持续性的高标准,^④共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此外,双方领导人强调互联互通合作并不局限于日本和欧盟,双方还应加强在西巴尔干和印太等地推进合作。^⑤ 近年来,日本一直谋求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日欧在印太地区进一步合作的首要领域,^⑥双方意欲以此为依托不断拓展合作“新边疆”。

互联互通协议与 EPA 和 SPA 遥相呼应,产生联动效应。双方都对该协议寄予厚望。安倍高度评价了日欧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宣称这是双方基于 EPA 和 SPA 展开合

① “Natural Partners? Europe Japa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Elcano Policy Paper, November 2018,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wcm/connect/e1b07fbd-ac5f-4d8d-874c-1fe1b7ff1892/Policy-Paper-2018-Natural-Partners-Europe-Japan-security-Indo-Pacific.pdf?MOD=AJPERES&CACHEID=e1b07fbd-ac5f-4d8d-874c-1fe1b7ff1892>.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③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 26 September 2019,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_en/50699/Connecting%20Europe%20&%20Asia:%20The%20EU%20Strategy.

④ Marie Söderberg, “Connectivity and Infrastructure: Can the EU-Japan Partnership Make a Difference?”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cano_en/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commentary-soderberg-connectivity-and-infrastructure-can-eu-japan-partnership-make-difference.

⑤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⑥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pdf/StrategicAnnualReport2020jp.pdf。

作的具体表现。^①实际上,SPA的第一次联合委员会确认,将在可持续的互联互通及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相关问题上展开合作。^②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互联互通协议标志着欧盟与日本在拒绝保护主义、拥抱开放并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方面的合作。^③

(二)印太成为日欧合作的战略舞台

日欧均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海洋是全球贸易大动脉,对日欧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当前,海洋成为日欧“维护国际秩序”的战略要地。随着国际权力的转移,印太地区正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目前该地区是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欧洲互联互通愿景、美国“印太战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向东看”政策的交汇点,因此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舞台。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围绕印太秩序的构建充满竞争。

对欧洲而言,欧洲及其周边均受到印太地区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但在战后很长时间,欧洲对这一地区没有强烈兴趣,因该地涉及英联邦国家以及法国专属经济区,所以印太事务在欧洲主要表现为英法问题。当日美提出“印太”概念时,欧洲原本并不关心。随着权力政治回归以及国际秩序进入变革期,欧盟认识到,其安全及全球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投射,该地区走向对重塑国际秩序影响重大,印太秩序已成为未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的基石。^④ 欧盟必须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大国博弈,否则将被边缘化。观念转变之后,欧洲各国相继发布印太战略。2019年5月,法国国防部发布《法国印太防务战略》,谋求加深与区域主要伙伴(美、澳、印、日)和欧洲伙伴的合作。^⑤ 2020年9月,德国通过《印度-太平洋地区政策指南》。2020年11月,荷兰也发布其印太战略。目前,三国成为欧盟制定欧洲印太战略的中心。然而,欧盟层面的印太战略尚不明确,成员国制定的战略也各不相同。

为了维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欧洲选择了日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欧在印太地区以

^① 「欧州連結性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基調講演」、2019年9月27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927eforum.html。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③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④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pdf/StrategicAnnualReport2020jp.pdf。

^⑤ “France’s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apcs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France-Defence_Strategy_in_the_Indo-Pacific_2019.pdf。

及全球范围内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另一方面是日本具备强大经济实力以及外交和安全潜力。印太海上通道安全和力量平衡成为日欧在该地区的两大共同战略目标。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建立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及航行自由对日欧至关重要,^①在日欧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维护印太的权力平衡,并将其战略意图贯彻于双方在该地区的合作中。鉴于海上安全是日欧印太合作的重心,双方均积极推进该地区可持续互联互通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②

日欧 EPA 与 SPA 生效后,两者成为推动日欧关系新发展的法律基础。^③自此,日欧“蜜月期”开启,具体表现为双方快速推进经济、安全与互联互通“三大支柱”建设:以 EPA 为先导打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 SPA 为框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以互联互通为依托拓展合作“新边疆”。“三大支柱”高度关联,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构建了未来双方战略合作的“宏伟蓝图”。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EPA 不仅规定了双方经贸合作具体领域和方式,且将影响外溢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使其上升至战略高度;SPA 则为双方战略合作的广泛性和长远性“保驾护航”;而互联互通则是双方 EPA 和 SPA 合作的具体抓手,从而避免战略合作成为“空中楼阁”。随着印太成为大国博弈的“权力场”,日本与欧盟、欧洲传统大国将该地区视为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关键舞台。此外,在日欧关系步入“蜜月期”时,日本与脱欧进程中英国的关系不断加强,丝毫不逊于日欧关系的发展。日英合作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双方以日欧 EPA 为参照,签订了日英 EPA,为日英经济合作开辟新道路。第二,正式脱欧前,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使其无法在经济问题上自由行动,但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不乏与日本接触的自由,因此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合作重点正在从贸易向军事领域扩展。^④

三 日本对欧战略接近动因

日本与欧洲战略接近,与二者对国际秩序变革及自我角色的全面认知与理性评估

^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揺れる国際秩序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2018年10月、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02/image/JIIA-Strategic%20Annual%20Report-2019%20JP-11-A%20New%20Security%20Strategy%20for%20Addressing%20Challenges%20in%20the%20Turbulent%20International%20Order.pdf。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pdf/pdfs/1_2.pdf [2021-03-01]。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2021-03-01]。

^④ H. Suzuki, “Post-Brexit Britain, the EU and Japan: The Car industry, the Aeronautical Sector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Europe and the World: A Law Review*, Vol.4, Issue 1, 2020.

直接相关。在这一重要秩序变革期,日本政府提出,必须与各国加强合作,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①与欧洲合作有必要更进一步。^②鉴于此,近年来日本对欧综合需求度显著提升。

(一) 日本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认知

日本战略界一致认为,以自由、人权、法治等为基本价值的国际秩序不断受到挑战,现行秩序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③为形成对己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世界主要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角逐日益激烈。^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美国优先”进一步加剧该秩序的动摇,内外危机下“苦恼”的欧洲面临新选择,而“夹缝”中的日本亦正重构对外战略。

第一,新兴国家崛起冲击“自由国际秩序”。在日本战略界看来,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从而引发国际权力转移,^⑤力量之变使发达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逐渐瓦解,这无疑破坏了现行国际秩序,新兴国家正在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秩序战”。^⑥为应对愈演愈烈的“秩序战”,日本政策智库PHP研究所专门成立“新世界秩序研究会”,就当前国际秩序重组的本质及日本的对策进行全面探讨。该机构发布名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与再生》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日益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最大挑战者,其经济发展和军力增长超出国际社会预期,且今后力量将继续增长,虽难以与美国直接对抗,但至少在地区层面具备了与之抗衡的能力。^⑦日本政府对此持相似立场,近年来特别关注中国的动向,其《外交蓝皮书》反复提及“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强化且缺乏透明性,不断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⑧另据日本知名安全智库防卫研究所分析,中国已确立“全球大国”自我定位,并将有效提升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秩序战略的两大核心。^⑨正如日本防卫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所言,中国变得过度自信,开始放弃“韬光养晦”路线,对外表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8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1.pdf>。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2021-03-01]。

③ 近年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相关智库报告和学者研究成果不断重复该认知。日本政府的认知可参见2017、2018、2019、2020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智库报告和学界看法可参考下文相关注释。

④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pdf/pdfs/1_2.pdf。

⑤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8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1.pdf>。

⑥ 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https://shuchi.php.co.jp/voice/detail/6393>。

⑦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⑧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8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1.pdf>。

⑨ 防衛研究所『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2019』、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JP_web_2019_A01.pdf。

现出高压姿态,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①同时,中国也对制定国际制度、影响国际秩序表现出极大热情,尝试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制度力量,不断扩大在现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增创自身主导的新制度。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未直接否定“自由国际秩序”,但却通过“创造性破坏”挑战了该秩序。^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将中俄两国定位为所谓“威权”国家。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称,中俄是试图改变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竞争对手,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现代化、海上领域胁迫及对国际体系、规则和规范的单方面挑战。^③如同日本外务省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19年战略报告》所提出的那样,两国拒绝接受既有国际规则和体系,正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从而创建有利于“威权”的国际环境。^④正如伊肯伯里所言,中国崛起颠覆了战后美日欧基于压倒性力量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前提,中国很可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但美欧日实力的下降将限制它们支持和捍卫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能力。^⑤此外,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中国通过迅速控制疫情,较快恢复经济并实现正增长。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表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机将提前,2028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⑥因此,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成为日本各界持续关注的问题。^⑦

第二,“美国优先”加剧秩序巨变。二战后,日本和西欧作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腹地,日欧安全与繁荣同这一秩序紧密相连。^⑧

“自由国际秩序”的动摇不仅源于实力变化带来的冲击,亦来自西方国家内部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质疑与批评,这种社会思潮已左右国内政局,并影响其对外战略。这是日本学界与政界较为一致的意见,并对此充满忧虑。日本国际政治学代表性人物中西宽认为,当下全球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幻灭思潮,

① 五百旗頭真「日本は秩序再編へ誘導を」、『朝日新聞』2020年1月13日。

②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③ 「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

④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⑤ 参见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Issue 1, 2018, pp.7-23。

⑥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pdf/StrategicAnnualReport2020jp.pdf。

⑦ 五百旗頭真「日本は秩序再編へ誘導を」、『朝日新聞』2020年1月13日。

⑧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pdf/pdfs/1_2.pdf。

并深刻影响着各自对外政策。特朗普政府 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批评了对“自由主义”的乐观论调,该文件将“美国优先”思潮正当化。^① 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全球化的发展直接冲击了美国国内以白人蓝领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内向性加强和保守化抬头,^②“自由国际秩序”成为其攻击对象,主要表现为内反精英和建制,外反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这直接导致了特朗普政权诞生及“美国优先”政策出台,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质疑“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推行贸易保护和单边政策,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并向日欧等传统盟友施加压力,企图按己方意愿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还导致了美日同盟战略互信受损以及美欧关系恶化。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目前对日欧来说,在安全上并不存在与美结盟之外的选择,^③特朗普政府严重缺乏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责任,尤其是其基于交易逻辑片面衡量盟友贡献,因此日本担心这可能会削弱日美同盟中的战略互信。^④

日本学者认为,近年来美欧关系尤其是美德关系紧张,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欧峰会难以举行。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特朗普轻视北约,一方面指责欧洲防卫费用负担过轻,另一方面却未明确对北约核心防卫条款的承诺。有鉴于此,小林正英指出,欧盟主要国家特别是法德,对美欧关系的信心减弱,因此更加积极谋划战略自主,启动了永久性结构合作(PESCO)联合防务机制,以协调各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投资和行动。^⑤ 在经贸领域,美国摆出不惜与欧盟进行关税战、贸易战的姿态。小久保康之认识到,在有着传统盟友关系的美欧之间,过去也存在着诸多对立和冲突,但这种新局面却是二战后从未遇到的状况。欧盟不得不在继续维持与美棘手局面的同时,另外寻找合作伙伴。^⑥

拜登政府上台后,主张回归国际协调,力图重振同盟关系,加强维护国内民主,推动“自由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积极应对各种跨国挑战,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能力。然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其能否恢复并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是否能有效修复美国国内裂痕,消解选民对全球化的疑虑。尽管拜登胜选受到欧日等国

① 中西寛「冷戦後の三十年とは何だったか」、『Voice』2019年6月号、60頁。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pdf/pdfs/1_2.pdf。

③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混迷する欧州と国際秩序」、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30_Europe/JIIA_Europe_research_report_2019.pdf。

④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⑤ 小林正英「英国 EU 離脱後の米欧関係—重層的な潮流」、『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20 頁。

⑥ 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 EU 関係」、『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46 頁。

普遍欢迎,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美国大选结果发表讲话时充分肯定了美国对德国和欧洲的价值。不过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警告说:“美国的盟国感觉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了,但时钟并不能回到2015年重新来过。”^① 欧日亦认识到,拜登彻底改变特朗普政策的空间有限,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原因。^② 日本主流媒体,无论是《朝日新闻》还是《读卖新闻》都对拜登治下的美国是否能够主导国际协调、重建国际秩序充满疑虑。有观点认为包括日本和欧洲的各国领导人需做好心理准备,仰仗某一特定大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③ 另有观点认为美国的衰落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中暴露无遗,但这绝非特朗普一人所致。^④

第三,欧洲面临新的政策选择。日本学界主流如何看待现实中的欧洲?这可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国际问题》组织的专题中一窥端倪:2015年专题的主题是“动摇的欧洲”,2017为“苦恼的欧洲”,2019年则是“混乱的欧洲”。其中,“苦恼的欧洲”被提及的次数最多。^⑤ 现阶段,欧洲的“苦恼”主要表现在国家内部、欧盟成员国(包括英国)之间以及欧美关系上,三者交互影响。日本战略界对欧洲保守性和内向性的增强极为关注,对欧洲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判特别担忧。近年来,日本的《外交蓝皮书》、智库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对此多有提及。

与美国相似,冷战后贸易与相互依赖的深化并未有效提升欧洲多数国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欧洲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从事的产业日益空洞化,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缩小,中下层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挫败感和不满情绪上升,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方兴未艾。^⑥ 这也意味着欧洲民众对“自由主义”的幻灭和批判。与民粹主义相关的反建制、反精英、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兴起。^⑦ 与之相关联,进入21世纪,欧洲接连经历金融危机、难民问题、极右势力崛起以及英国脱欧等严重危

① David Wainer and Alberto Nardelli, “Allies Prepare for U.S. U-Turn as Biden Shifts Prioritie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1-08/allies-prepare-for-abrupt-u-s-u-turn-as-biden-shifts-priorities>.

② Juan Tovar, “Biden y el futuro de la relación EEUU-UE,”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s/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es/zonas_es/ari14-2021-tovar-biden-y-futuro-de-relacion-eeuu-ue.

③ 「バイデン米政権の発足 新思考で国際秩序の再生を」, 2021年1月2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771022.html>。

④ 五十嵐文「世界を再び主導できるか」, 『読売新聞』2021年1月21日。

⑤ 参见: 遠藤乾「苦恼する欧州 あるいは先進国の憂鬱」, 『国際問題』第660号, 2017年4月。

⑥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8年,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1.pdf>。

⑦ “New Pact for Europe, Towards a New Pact for Europe,” Second Report, 2014, <https://www.newpactforeurope.eu>.

机,更为令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这些危机,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国内民主政治的动摇,另一方面昭示着欧洲在国际上的内向化转变。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的民粹主义仍将持续,即使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党派上台执政,民粹主义也仍将发挥重要影响。民粹主义泛滥及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抨击,损害了该秩序的向心力,弱化了对秩序外围国家的吸引力,最终削弱了维护秩序的领导能力、政治基础和社会根基。^①

战后,德国等欧洲国家,一直生活在美国支持的欧盟、北约等多国间的经济、政治、安全网络中,特朗普政府否定多边主义,这触及欧盟生存的根基。此外,在欧盟内部,成员国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单边主义挑战以及欧美关系也有矛盾和对立。欧洲虽然欢迎拜登上台,但主流意见认为不能对美国新政权寄予太大希望。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体现了美国外交传统中浓厚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色彩,即使特朗普下台,其路线也将持续很长时间。^② 上述三重危机表明,“苦恼”的欧洲面临艰难战略选择,亟须探寻新的外交方向。

第四,“夹缝”中的日本重构对外战略。日本战略界已形成如下共识:中美关系走向事关国际秩序变革全局,中美对抗结构固化、对立加剧,引发国际秩序持续动荡。例如,田中明彦指出,在后冷战秩序出现动摇的背景下,美国已明确将中国作为其需面对的最大课题。^③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判断,中美对抗既是地缘政治竞争,又是结构性博弈,这一对立已呈多方面扩大态势,难以解决。此外,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转型原因的认知分歧加剧了该冲突。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最近的活动是“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而中国则认为,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试图通过“不适当的压力”来遏制中国的合法发展。这种认知差异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不信任,使两国的对抗难以缓和。^④

根据日方判断,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业已形成,呈现出典型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复杂竞合关系。2019年12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一篇重要外交政策演说中表示,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其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他提出的“修

①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② Christian Hacke, “Falsches Hoffen auf die Zeit nach Trump,” <https://www.cicero.de/aussenpolitik/donald-trump-deutschland-usa-atommacht-nato-verteidigung-christian-hacke>。

③ 田中明彦「大戦後の歴史的位相と米中新冷戦」、『Voice』2019年6月号、55頁。

④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 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pdf/StrategicAnnualReport2020jp.pdf。

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不乏争议,人类也不应陷入“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霸权斗争不可避免的历史决定论,但在国际关系史上,因大国对立而引发的权力转移却反复出现。^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战略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向。目前,美国政府、国会和精英阶层形成了超党派共识,即中国已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② 该所《2020年战略报告》对这一立场进行了再次确认,并预测拜登政府对华强硬态度不会改变,两国对抗和战略竞争将加剧,并在各个领域展开,这使得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③ PHP智库预测,今后国际秩序或许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与中国主导的“威权”秩序并存。^④

日本战略界关注中美战略博弈的着眼点在于处于“夹缝”中的日本将何去何从。在中美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之时,日欧俄也积极参与其中,东亚和西太平洋则是双方争夺的关键地区,而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正处于“秩序战”的最前沿。美国之于日本安全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之于日本经济也具有不可或缺性,正如笹川和平财团首席研究员渡部恒雄指出的,中国的军力大幅提升,具有逆转美国的趋势,这是日本安保噩梦,但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经济来说,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是其另一个无法承受之重。^⑤ 国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日本则处于对峙夹缝中,急需基于大局观的智慧。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清醒认识到,中美竞争使中国接近日本,这有利于中日关系一时改善。然而,如果美国加大对日施压,要求与美对华政策保持一致,日本将面临选择困境。^⑥ 田中明彦和中西宽持相似立场,随着美中“新冷战”加剧,日本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⑦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际秩序和平转变这条路越来越窄,如不及时应对,对日本的威胁

① 茂木敏充「第1回東京グローバル・ダイアログにおける茂木外務大臣外交政策演説」、『国際問題』第690号,2020年4月,14頁。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详细描述,参见[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②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 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③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20~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 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pdf/StrategicAnnualReport2020jp.pdf [2021-03-01]。

④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 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⑤ 渡部恒雄「バイデン政権でも対中姿勢は不変 問われる日本の行動力」, <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21924>。

⑥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 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⑦ 田中明彦「大戦後の歴史的位相と米中新冷戦」、『Voice』2019年6月号,57頁。

将会变大,甚至可能使日本失去目前的和平与繁荣。^① 鉴于此,日本必须未雨绸缪,追求“有志向的现实主义”,鉴于美国的“不可靠性”,不应将国际秩序的“运营”完全交于美国,而应谋划建立可以“容忍”美国不确定性的国际秩序框架,积极摸索在现实制约下可能实现的国际秩序形式和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的应有状态。^②

此外,日本知识界认为新冠疫情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细谷雄一甚至认为,始于西班牙流感的美式和平或许会终结于新冠疫情。如果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呈长期化,那么日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日美同盟,^③加强其在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④ 在美中进行大国竞争背景下,美日同盟加上日中磋商,这个基本架构很重要,不能让美中战争成为一个选项,因为日本必将受其牵连,鉴于此,日欧必须联合发挥斡旋作用。^⑤

(二)日本与欧洲的相互战略定位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日本认为其必须采取战略主动,与共享价值和规范的国家进行沟通协调。欧洲作为“自由民主”发源地,是日本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意图与之联手构筑“第三极”;欧洲同样面临秩序动摇带来的冲击及其内部诸多挑战,也在寻找域外合作力量,对欧盟以及欧洲传统大国英法德而言,日本亦是优质合作伙伴。

其一,日本与欧盟的相互战略定位。当下,日本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守住成果,包括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确保自身在基础科学和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力。^⑥ 中西宽认为,变局下国际秩序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将回归权力政治,日本缺乏决定国际秩序根本走向的实力,无力独自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但其战略选择亦将对国际秩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⑦ 除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同样符合日本利益。^⑧ 鉴于特殊国情,日本在对外军事能力运用方面不及美中等国,因此谋求建立基于规则且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通过多边机构、规则和规

① Hiroshi Nakanishi, “Turbulence in the Post-war Order and Issues in Japanese Diplomacy,” *Japan Review*, Vol.2, No.4, 2019, p.28.

② 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 <https://shuchi.php.co.jp/voice/detail/6393>。

③ 鈴木一人、細谷雄一、詫摩佳代「アフターコロナの地政学」,『中央公論』2020年6月号。

④ Yuichi Hosoya, “Ensuring Japan’s Future as a Strategic Partner of the U.S.,” *The Japan Times*, October 8,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0/10/08/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ensuring-japans-future-strategic-partner-u-s/>.

⑤ 五百旗頭真「日本は秩序再編へ誘導を」,『朝日新聞』2020年1月13日。

⑥ 白石隆「米中对立時代、日本の生存戦略」,『中央公論』2020年5月号,68-69頁。

⑦ Hiroshi Nakanishi, “Turbulence in the Post-war Order and Issues in Japanese Diplomacy,” p.28.

⑧ 「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

范来限制或约束权力。

总体而言,欧盟在日本外交战略中越来越重要,原因可简单分为四方面:第一,欧盟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第二,欧盟是一支重要的“规范性”力量;第三,欧盟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第四,在当今形势下,欧盟也有接近日本的主观意愿。例如,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欧盟在外交、安保、经济、金融等广泛领域都采取了共同政策,通过联合国安理会、G7、G20、WTO等主要国际框架,在国际规范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欧盟既是“自由民主”势力,也是一支重要规范性力量,是日本罕见的合作伙伴。^②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欧洲定位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本国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原则,^③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以及“维护和支持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坚定承诺”。^④ 安倍在多个场合强调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均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大国”。^⑤ 日本学者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重视国际协调和规范性外交的欧盟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⑥ 因此,日本愈发需要充分利用欧洲力量与其共同前进。^⑦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中美霸权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暴发促使欧洲对外战略发生变化,其将注意力转向全球,日本应抓住机会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规则寻求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成为规则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进而创建必要的秩序。^⑧

中美主导权之战,不仅存在于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还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围绕5G之争,欧洲也被卷入其中。^⑨ 鉴于此,欧洲需要在国际秩序重组中寻求定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主张,随着美国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而中国等新对手以日益增强的自信站在世界舞台上,欧盟需要学会像一个地缘政治大国那样思考,否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②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混迷する欧州と国際秩序」、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30_Europe/JIIA_Europe_research_report_2019.pdf。

③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年12月17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Japan, *Diplomatic Bluebook 2018*, 2018, p.127.

⑤ 「日 EU 共同記者会見」、2019年4月25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25kaiken.html。

⑥ 小林正英「英国 EU 離脱後の米欧関係 重層的な潮流」、『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18頁。

⑦ 田中素香「ブレグジット後のEU」、『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5頁。

⑧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pdf/StrategicAnnualReport2020jp.pdf。

⑨ 田中俊郎「EUと中国 EUはどうかと向かい合おうとしているのか」、『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35頁。

则可能不会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参与者,而是大国争夺权力和荣誉的棋盘。^① 欧盟及其成员国自2016年以来遭受巨大国际政治冲击,首当其冲的是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泛滥及特朗普执政给欧美关系和多边合作带来的挑战。而欧盟也亟须在域外寻找“志同道合”且具有实力的伙伴,一为加强欧盟各国团结,二是彰显英国脱欧后欧盟仍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三是共同抵抗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在积极调整自身外交战略的同时,欧盟将目标锁定为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的日本,其外交战略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与日本的全方位合作。^②

日本和欧洲的重要战略共识体现为,无论哪一方都难以单独承担全球领导权,在国际秩序动摇之时,二者意图在规则而非权力的基础上寻求深化合作,采取切实行动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③

其二,日本与欧洲传统大国英法德的相互战略定位。在英国脱欧以及英美合作不畅情况下,日本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全球英国”战略框架下,英国正致力于同其他国家积极接触,旨在表明脱欧后的英国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同时,英国亦认识到,印太地区安全仅靠美国很难实现,因此主张与日本合作,以减轻美国负担。因此,寻求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业已成为英国重要的外交选择。英国政界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并致力于维护这一体系。正如其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所称,只说出来不行,必须采取实际行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英军将与日本进行联合陆基演习则是其行动之一。^④ 基于这一战略考量,英国将日本视为护持秩序的关键支柱,将日本视为“天然”的合作伙伴,也是印太地区维护该体系的“最佳”角色。正如日英在第三次2+2联合声明中所确认的那样,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战略利益和基本价值观为基础,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⑤ 基于此,在第四次2+2会谈中,双方商定为建立后新冠时代的新国际秩序而

^① Peter Ford, “EU as World Power: Brussels Has the Tools, but Does It Have the Will?” July 8, 2019,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9/0708/EU-as-world-power-Brussels-has-the-tools-but-does-it-have-the-will>.

^② 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EU関係」、『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42頁。

^③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19 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④ Gavin Williamson, “Raising the Bar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June 3,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raising-the-bar-for-regional-security-cooperation>.

^⑤ “Third UK-Japan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December 14, 2017,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317794.pdf>.

合作。^①

对日本来说,英国脱欧使法国作为战略伙伴的价值陡升。英国离开欧盟,意味着日本失去了进入欧盟的主要门户,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伙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国会演讲中对“自由国际秩序”动摇深表忧虑。^②同时,法国亦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表示强烈关切,担心出现难以预测的多重危机,^③力图借助更为可靠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来更好地履行使命,而日本则是“天然”盟友。法国认为,日本与自身有着相同价值观,两国均为区域性海上大国,这意味着二者在确保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④2019年的“日法合作路线图”重申了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并寻求进一步发展这种特殊的伙伴关系。^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美国的亲密盟友和印太地区的“常驻国”,法国也是日本的首选伙伴。日法安全合作的扩大得益于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日本全力推动战略伙伴关系多样化,以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并对冲“中国挑战”;法国重燃提升国际领导地位和扩大在亚洲安全承诺的兴趣,希望被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国印太战略的某种契合,为发展双边安全合作提供了新动力。

在日本决策层看来,尽管德国是一个以欧洲地区为外交重点的陆权国家,但其更是欧盟的领导者、日欧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和多边主义的有力倡导者。促使德国对印太地区更感兴趣,将有助于推动欧洲多边机构更积极、广泛地参与进来。日本通过对德接近,使欧洲各国更多参与印太事务,同时展示其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形象。对此,德国做出积极回应。2018年,德国外长马斯提出“多边主义联盟”战略,致力于加强“自由国际秩序”,对抗大国竞争造成的不稳定趋势。^⑥2019年,默克尔总理访日期

① “Japan-UK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2021: Joint Statement,” February 3, 2021,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45305.pdf>.

②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Rocks US Congress with Speech,” 25 April 2018, <https://www.dw.com/en/french-president-emmanuel-macron-rocks-us-congress-with-speech/a-43533085>.

③ “Strategic Review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Key Points,” Defens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elegation, Mini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France, October 2017, <http://www.defense.gouv.fr/english/content/download/514659/8664385/Strategic%20review%20of%20defense%20and%20national%20security%202017%20E2%80%93%20Key%20points.pdf>.

④ Tallulah Lutkin and Togo Shiraiishi, “France and Japan to Scale Up Military Exercises to Deter China,” *Nikkei Asia*, January 25, 2018,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France-and-Japan-to-scale-up-military-exercises-to-deter-China>.

⑤ 「『特別な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下で両国間に新たな地平を開く日仏協力のロードマップ(2019-2023)」, 2019年6月26日,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92472.pdf>.

⑥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eiko Maas at the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Tokyo, Japan, July 25, 2018,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japan/2121846>.

间,安倍表态将两国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繁荣,默克尔做出积极回应,称两国同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旗手”,可在双边和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①

日欧战略精英认为,日欧面临相似困境,即权力政治已然复苏,中国崛起与美国单边主义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与之相对,作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欧均系“自由国际秩序”受益者,有意愿谋求维护其稳定,并力图在秩序变革期将自身利益渗透其中,制定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规则。另外,二者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相互定位也比较相似,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巨人”积极发挥作用,但参与国际权力博弈的能力亟待提升。据此,日欧战略界认识到,它们正处于围绕国际秩序展开的斗争即“秩序战”之中且难以独善其身,为避免被边缘化,有必要携手重塑国际新秩序。

四 日欧战略接近的特质

从日欧战略接近的强劲势头观之,双方合作已突破单一领域,向全方位发展,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势,表露出维护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雄心”。日欧在战略接近过程中旨在使用规则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同时防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并突出价值观的工具属性。

(一) 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

日欧均担心美国偏离多边主义,因此,双方战略接近的重要考量之一是防止美国“离开”。加强接触既有助于规避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风险,也可形成某种激励机制,帮助美国重新领导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重建对美信心,支持美国领导,分担美国负担,进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双方战略接近的考量之一。尽管日欧对美近年来轻视同盟和多边的做法表示失望并心存不满,但是二者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其安全及“自由国际秩序”完整性和稳定性依旧至关重要。^②因此,日欧必须积极推动美国充分参与国际秩序重塑,既不乐见美国失败,更不愿美国“离开”。鉴于此,日英法德仍将美国视为重要战略盟友,尚未有迹象表明它们有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日本强调愿与其他国家共同维系国际秩序,不仅推动欧美接触,而且敦促欧洲慎言脱离美国的想

^① MOFA, “Japan-Germany Summit Meeting,” February 4, 2019, https://www.mofa.go.jp/erp/c_sec/page6e_000166.html.

^② “Natural Partners? Europe Japa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法,其根本原则是不能让更紧密的日欧关系看起来是把美国排除在外。^①正如2018年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表示的:“美国将继续在维护和发展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分担负担与合作来帮助美国,从这个角度看,日欧合作极为重要。”^②

此外,日欧接近也有利于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欧有效合作将使美国的同盟体系得到加强,二者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有助于吸引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参与,从而向美国传递强烈信号,存在一个支持美国且广泛合作的联盟,可激励美国采取行动向“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施加更大压力,并赋予其更大合法性。同时,日欧合作有助于分担美国的责任,为美国减负,使其腾出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用于维护该秩序。

日欧均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其盟国采取更多行动,但它自己变得更加内向。在此情况下,尽管日欧仍高度认可美国的作用与能力,但对美国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是对其是否仍是可靠盟友感到怀疑。正如默克尔所言,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③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的报告也指出,日本和德国不确定美国是否仍有意愿为两国提供一个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以换取两国成为其亲密盟友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支柱。^④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冲美国“离开”的风险,除试图说服美国坚持其传统承诺外,日欧愈发坚定提升战略自主信念,并对外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同时用制度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因此,日欧近年来进行了相应的外交战略调整。例如,法德等国强调“战略自主”举措,在欧洲引发广泛共鸣。2014年4月,安倍解禁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三原则”,先后与英、法、德、意缔结“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议”,并与英法框定具体合作项目。因此,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迅速成为日本与欧洲,特别是英法等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支点,扩大了日欧政治和安全参与的范围,提

① Jeffrey W. Hornung, “Allies Growing Closer: Japan–Europe Security Ties in the Ag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86-1.html.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Extraordinary Press Conference by Foreign Minister Taro Kono,” Munich, Germany, February 17, 2018, http://www.mofa.go.jp/press/kaiken/kaiken4e_000476.html.

③ Jeffrey W. Hornung, “Allies Growing Closer: Japan–Europe Security Ties in the Ag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Extraordinary Press Conference by Foreign Minister Taro Kono,” Munich, Germany, February 17, 2018, http://www.mofa.go.jp/press/kaiken/kaiken4e_000476.html.

④ “Natural Partners? Europe Japa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高了双方的战略自主性,①既能减少对美技术依赖,又有助于防卫能力创新。

(二)防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

日本将中国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既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对国际秩序物质层面的冲击,也警惕中国发展模式和体制对其价值层面的挑战。例如,日本认为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并在东海和南海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②同时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影响力,“搅乱”了国际秩序。基于此,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提出,日本为维护国际秩序,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中国崛起及相伴而生的国际规则的变更进行现实回应。③

与此同时,日本愈发担心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制度战略。PHP智库认为,冷战后,俄罗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宣告失败,与此相反,中国在“威权体制”下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这是“自由国际秩序”退潮的主要原因。④日方学者认为,中国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优势。⑤此外,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防控不力,更加凸显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2020年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西方的消失”成为议题,日本对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欧美国家日益衰落表示担忧。⑥日本难以阻止中国崛起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因素则成为其拉拢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对华施压的有利工具。冷战后,日本外交重大变化之一是开始凸显价值观因素,谋划价值观外交,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对抗“威权国家”的“修正主义”和国际社会对该体制的“绥靖主义”。为凸显与中国的差异,日本高调宣扬自己属于“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以此为名号拉拢欧洲。日本在国际社会大肆强调:“中国不与我

① Michito Tsuruoka and Daniel Fiott, “EU-Japan Cooperation on Defence Capabilities: Possibilities?”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cano_en/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76-2020-tsuruoka-fiott-eu-japan-cooperation-on-defence-capabilities-possibilities.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pdf/pdfs/1_2.pdf。

③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揺れる国際秩序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2018年10月,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02/image/JIIA-Strategic%20Annual%20Report-2019%20JP-11-A%20New%20Security%20Strategy%20for%20Addressing%20Challenges%20in%20the%20Turbulent%20International%20Order.pdf。

④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11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2020-12-20]。

⑤ 田中素香「ブレグジット後のEU」、『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1頁。

⑥ 小竹洋之「世界新秩序への3つの潮流」、『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4月16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KZO58093650V10C20A4TCT000/>。

们共享自由价值,无视国际规则,尝试改变现状”。^①

日本警惕中欧关系发展,高度关注欧洲对华态度变化,其舆论倾向于批判“欧洲对中国太姑息了”。^② 随着欧洲多国参与中国主导的国际框架,如欧盟成员国近半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英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日本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高其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对欧洲国家实行各个击破战略。日本对此非常忧虑,因此在对欧外交中一直坚持强调彼此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中国是“威权”国家,旨在拉近与欧关系的同时,“他者化”中国。基于这一逻辑,日本非常关注欧洲对中国态度变化,伺机谋求加强与欧洲关系。

2016年以来,欧洲对华认知负面因素增多,如德国出现了担心经济安全的讨论,法国对南海局势深表关切。^③ 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对中国发出警告。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开展对欧外交,寻求与欧盟和欧洲大国合作,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建设。虽然其互联互通协议未提及中国,但明显带有对冲“一带一路”的考量。2019年3月,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政策文件,将中国定位为体制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④ 随着欧洲特别是北约内部,对中国越来越警惕,这无疑为日欧合作创造更多机会。日本趁机拉拢欧洲介入印太事务,共建印太海上秩序,推动南海和东海问题国际化,企图威慑和约束中国行为。

(三) 强调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视价值观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以往相比,基于规则维持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对于日欧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国际政治竞争不仅是军事能力的较量,影响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大国竞技的另一战场。在秩序变革期,日欧不愿在大国竞争中被边缘化,因此选择规则和价值作为其影响秩序重塑的利器,并将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支柱。构成“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规范和合作网络也可限制

^① 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揺れる国際秩序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2018年10月、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02/image/Jiia-Strategic%20Annual%20Report-2019%20JP-11-A%20New%20Security%20Strategy%20for%20Addressing%20Challenges%20in%20the%20Turbulent%20International%20Order.pdf。

^② 鶴岡路人「激変した欧州の『中国観』日本は独・欧州ともしっかり手を結べ」、『Wedge』2021年1月号、41頁。

^③ “Strategic Review of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Key Points,” p.2.

^④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Joint Communication, 12 March 2019, <https://www.europeansources.info/record/eu-china-a-strategic-outlook/>。

强权政治,并使国际行为更易预测,^①因此日本将加强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国家安全目标之一,^②并提出“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③为达成该战略目标,日本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并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应。

当前,金融、贸易、太空、网络、海洋、环境等领域正成为制度竞争的制高点,日欧积极谋划在这些领域合作,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通过量的积累进而影响国际秩序。日本学者提出,日本不应把自身定位为地区性大国,而应展现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④为塑造全球大国形象,日本将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公正以及市场经济视为其优势领域,意欲将其投射到国际社会加以利用,将此打造成日本重塑国际秩序的抓手。欧洲与日本具备相似资源,亦主张以此为基础构建国际秩序。因此,日欧在如何合作参与国际秩序制定方面达成一致,即利用规范约束和限制大国,从而抓住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为发挥其传统优势,日本将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大搞经济外交,一是稳定其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是趁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施加影响。而日欧 EPA 恰是其中一环,随着其顺利推进,日欧 EPA 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权重不断上升。^⑤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EPA 的签署表明日欧引领世界的决心和政治意识。^⑥安倍在多个场合给予日欧 EPA 和 SPA 高度评价,声称 EPA 和 SPA 使日本与欧盟分别成为自由贸易旗手和普世价值的守护者,将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⑦前者是日欧在对抗保护主义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结晶,后者是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日欧,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基础。^⑧日欧战略精英均认同,EPA 是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缺陷和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标

① Mario Esteban and Luis Simon, “Europe-Japan Cooperation for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Liberal Order,”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10-2018-esteban-simon-europe-japan-cooperation-rules-based-international-liberal-order.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年12月17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2020-12-20]。

③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揺れる国際秩序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2018年10月、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02/image/JIIA-Strategic%20Annual%20Report-2019%20JP-11-A%20New%20Security%20Strategy%20for%20Addressing%20Challenges%20in%20the%20Turbulent%20International%20Order.pdf。

④ 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静かな抑止力」、2014年6月、https://apinitiativ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4/08/NSS_jp.pdf。

⑤ 参见2017年、2018年、2019年日本《外交蓝皮书》、<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

⑥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

⑦ 「欧州連結性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基調講演」、2019年9月27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927eforum.html。

⑧ 「日EU共同記者会見」、2019年4月25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25kaiken.html。

准的最佳选择之一。^①

日本较过去更加注重软实力的使用,不断将“价值观”工具化,在外交战略中突出日本与西方国家间的相似性。近年来,日本对“自由主义”式微深感忧虑。例如,其学者非常关注中美竞争中的价值观因素,认为技术主导权之争也体现了价值观的对立,当今世界或许正迎来信息时代的“文明冲突”。^②他们也提出,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应对结果表明依靠不干涉主义无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对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信赖感将大大降低。^③安倍智囊、原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认为,日本在近代化实践中探索出其目前坚信的价值观,包括法治、人的尊严、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平、自由贸易,日本应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价值观,为创建“超越国民国家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④价值观成为日本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并以此为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田中明彦提出,日美欧为“自由圈”,中俄为“现实圈”,非洲和中东等国为“脆弱圈”。^⑤日本也将其价值观渗透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应坚持普遍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⑥并把进一步深化与其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⑦时任外相岸田文雄称,欧洲与日本和美国一样,支持“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基本人权”,是值得日本信赖的力量。^⑧同样,“价值观”外交在欧洲国家战略中由来已久,且长期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制定。日欧强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日欧 EPA 和 SPA 均有力佐证了这一点。正如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 EPA 谈判结束后所强调:“除了经济利益, EPA 发出强有力信号,美国收缩不会导致民主世界放弃我们的价值观。这项贸易协定是关于自由的,我们需要日本共同捍卫自由。”^⑨

① Irina Angelescu, “Budding Ties?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Europe-Japan Relations,” https://www.jiia.or.jp/en/column/2020/03/image/Budding_Ties_The_Impact_of_Brexit_on_Europe-Japan_Relations_Irina_Angelescu.pdf.

② 中西寛「冷戦後の三十年とは何だったか」、『Voice』2019年6月号、66頁。

③ 相关内容参见:鈴木一人、細谷雄一、詫摩佳代「アフターコロナの地政学」、『中央公論』2020年6月号。

④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182—183頁。

⑤ 田中明彦「グローバルイシューで連携を」、『Voice』2020年第4号、52頁。

⑥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年12月17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⑦ 「第一百九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16年1月22日、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60122siseihousin.html。

⑧ Fumio Kishida, “Year 2015 as the Ope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Japan-Europe Relations,” Japan Trilateral Forum, Brussels, January 21, 2015,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65781.pdf>.

⑨ Anders Fogh Rasmussen, “Japan-EU Trade Agreement Is About Freedom,”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17, 2018,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1/17/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japan-eu-trade-agreement-freedom/#.wmaeqaiwa70>.

余论：战略雄心与现实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战后至今日欧关系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的变化。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从日本与战后国际体系的关系及其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来看,日本对欧政策逻辑可归纳为: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艰难获得欧洲对其“西方发达国家”身份的认可,逐渐具备了与欧洲进行国际协调的资格;基于此,谋求加强日欧关系以推动“日美欧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想付诸实施;利用冷战终结红利,构筑“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日美欧维护国际秩序的力量。鉴于日本对其自身与欧洲定位为国际体系中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同质性使得日本始终在国际秩序演进的视域下考虑对欧政策,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限制和日欧自身的局限性,双方在冷战期间深陷各种“问题”疲于应对,无法抽身站在更高层面制定对彼此的外交战略,这也导致了20世纪70-80年代日美欧三方协调虽具雏形,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笼罩在美国独大的阴影之下,日欧关系仍然相对疏离。冷战之后日欧关系开始转型,合作领域逐步扩大,程度日益加深。虽然日欧在2003年就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但实际上,直到今天双方合作才真正凸显出战略意涵。无论哪一方,均力图在剧变时代维护和拓展自身重大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战略精英普遍认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态势愈发明显,国际多边主义频遭破坏,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形成巨大冲击,这无疑成为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欧洲问题丛生,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并着眼于调整其外交战略。日本战略精英敏锐捕捉到这一重大变化,基于重新界定的国家利益,强化战略调整力度,对欧积极展开全方位合作,有效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提高国际存在感和影响力。随着日欧战略接近的需求不断攀高,双方不仅在姿态上积极主动,立足于全球视角定位彼此,且已突破单纯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合作,具备了更广泛的战略指向性。

目前,中美是影响国际秩序前途与命运的两大力量。如何妥善处理与这两个具有超强实力的大国的关系,业已成为日欧面临的世纪性难题。日欧接近的目的之一,即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单边主义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冲击。鉴于此,日欧一方面通过EPA等框架来打造“自由开放和公平贸易”合作范例,另一方面在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和捍卫多边主义问题上同样展示出发挥强有力领导作用的战略雄心。需要强调的是,日欧战略雄心不仅体现在通过建立自贸区来构建贸易网络,而且

表现在借助更为紧密的深度合作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约束、限制、引导、塑造中美,使国际秩序变革朝有利于自身方向转变,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确定性。

亦应看到,日欧战略接近既有利于提升各自对美战略自主性,也有联美加强同盟体系之效。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在东亚和欧洲都拥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日欧安全合作加强,促使双方更加关注美国安全战略,这实际上也扩大了美国同盟关系连接的区域。日本开始关注欧洲安全事务,欧洲则更加积极介入印太安全。

双方战略接近之路能走多远,其战略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其一,日欧安全重点定位不一。双方都把重心置于各自周边安全上,这意味着日本对欧洲安全的贡献和欧盟对东北亚安全的贡献有其限度。而且,日欧对高烈度海外军事行动有所抵触,因此往往倾向于将合作重点聚焦于应对跨国挑战等现实问题而非国家间军事冲突上。其二,日欧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经济活力不足,财源紧张难以缓解,这也严重制约了双方的安全合作。其三,尽管程度不同,但日欧在经济上都相对依赖中国。未来10—15年,中国对日欧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之下,日本仍试图稳定中日关系即为明证。多年来,欧洲主要用“经济之眼”看待亚洲和更广阔的印太地区。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与中国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经济协作关系,这为其与中国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日欧如何在处理强化对华经济依存和日欧全方位合作中寻找平衡,将成为考验日欧战略接近韧性的“试金石”。

此外,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欧接近这一战略动向。对欧盟来说,其对华和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也有相互牵制的考量。日欧全方位战略接近的过程也为日本提供了影响欧盟对华观念的平台和场所,日本可通过这一过程持续向欧盟灌输“日欧是共享价值观的伙伴,中国是‘他者’的理念”,从而增加欧盟对其“好感”,推动塑造欧盟对华“恶感”,而这在日欧关系实践中已初现端倪。同时,日欧接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美欧”力图共同主导国际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

(作者简介:陈静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